

青邱詩集注

冊
一

高青邱詩集注

四庫全書

三四言一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雍正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杭縣 丁輔之監造

余自己亥春重訂貝清江程巽隱二先生集洎博覽明初諸家輒以
高青邱先生詩允爲一代之冠按先生諸集曾手自詮次逮沒後周
公禮氏從缶鳴一編增訂再經徐用理氏彙爲大全集以傳自是重
鐫不一先生所手定早同廣陵散矣加以時地之鈎稽或略字句之
離勘多疎作者之旨間被晦蒙沿至於今苟非參校特詳考證無遺
于以識天然之振藻迥不侔於凡響曷足稱善讀者焉竊嘗以先生
論詩曰格曰意曰趣三者得而變化隨之如萬物之有洪纖四時之
有榮悴而詩之道備故其所自喜乃在兼全衆長有淵明之曠而又
可以頌朝廷有長吉之奇而又可以詠邱園實爲有大方而無偏執
劉氏欽謨序之至謂天道惡盈取之不可以全要豈先生之有意于
取其全哉生同韓蘇之星舍自同韓蘇之詩筆其差不同者竄逐卒
視潮州惠州益難言之先生槩有所不得辭焉矣論者曾謂四傑詩
名先生視楊張徐三家實爲獨絕苟天假之年所得猶未止是夫南

渡尤蕭范陸四家當時亦謂蕭不早夭不止誠齋敵手然此皆深服其所造深惜其不永非以詩猶未詣其極況蕭詩幾湮晦而先生詩人奉拱璧所由使名齊者實出其下是其才力豈易至歟余雅喜先生詩又自惟詩學荒蕪不足深味其妙屢購諸本校其訛字因以次注釋發一難得一解古人所謂注詩誠難常心識之終媿見聞寡陋鮮就正以決擇凡四易寒暑始獲告竣不惜較清江異隱之訂遲之久而始出者也夫青邱與清江先後被命史局同教胄以清江集之藏弃者少新之當亟青邱集之流傳久遠亦釐正之不容已此又余向來臆見今幸無偏廢可并書之爲同好質焉爾時

雍正六年歲在戊申孟秋月七夕前一日桐鄉金檀序

原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力智者効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因其時焉爾今天下崩離征伐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場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己之所能有肯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余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歟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高邱望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涵歟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

喪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因名曰婁江吟稿若在
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
以適其適矣因序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於江湖者爲無所能非有
能而不用也

婁江吟藁自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爲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
爲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搜刮萬象以
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
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感非歟余不幸
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聲咿咿不絕於口吻或視爲廢事而喪志
然獨念才疎力薄旣進不能有爲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
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驚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
爲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
於山巔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

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因間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爲之集焉藏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歷涉親友睽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缶鳴集自序

吳爲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爲郡人暇日搜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煙雲草莽之間爲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

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況幸得爲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
洪武四年十二月日前史官高啓序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爲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歌詠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于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考得失備史氏

之所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鏗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澍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鼓鼙之聲謹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歌之焱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洪武二年秋

七月長山病叟胡翰序

高季迪詩十二卷凡爲樂府五七言近古體九百三十七首余爲序而評之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條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迪之詩其不可傳也歟季迪中吳人余嘗論吳中之詩唐有陸魯望宋有范致能魯望之詩寄興悠遠而其音響則駸駸已迫於晚唐致能之詩措辭溫縝然其格調特宋焉而已耳在勝國時余適吳得陳子平詩其爲言平實而流麗揆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知者蓋鮮今吾於是復得季迪之詩焉季迪年方壯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自成家與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鞠明究曠疲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爲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固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

難也以詩之難能如此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爲並豈非其才之過人也歟序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季迪名啓季迪其字也頃承詔與余同修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講待制金華王禕序

高季迪詩集凡若干卷鄉郡徐賁所編次而稽岳王彝題其帙曰高季迪詩集而爲之序焉季迪嘗仕而顯矣當未仕時卽以詩鳴世有稱其作者特以季迪而不以官季迪之詩不以仕而顯也蓋季迪之言詩必曰漢魏晉唐之作者而尤患詩道傾靡自晚唐以極於宋而復振起然元之詩人亦頗沉酣於沙陲弓馬之風而詩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獨以情而爲詩今漢魏晉唐之作其詩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觀焉有不知其孰爲先後者矣嗟夫人之有喜怒哀惡哀懼之發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哀惡哀懼之情者詩也故情與詩一也何也情者詩之欲言而未言而詩者能言之情也然皆

必有其節蓋喜而無節則淫怒而無節則懷哀而無節則傷懼而無節則沮愛而無節則溺惡而無節則亂古之聖賢君子知之其於喜怒哀惡哀懼之節所以求之其本初者至矣故不言則已言而出焉喜也而明良之歌作哀也而五子之歌作愛也而甘棠作惡也而巷伯作懼也而鴟鴞作皇矣之赫然又因其怒也而作蓋方是時天下有聞而鼓舞之者或瞿焉以俱喜或勃焉以俱怒或悚焉以俱懼或惻焉以俱哀或慊焉以同其所愛惡若有使之然者此無他己與人同其情亦同其節則所以爲之詩者非詩也天下之情之有節者爲之也夫以其有節者之情以爲之詩而詩之節如此其至也匪聖賢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故言詩而至於虞周之間君子以爲後來者之無詩也然而甚矣孟子曰詩亡非詩亡也人之情不亡詩其可以亡乎蓋詩云亡者情與詩無節則猶無情猶無詩也於是有得詩之情而復有其節者世雖漢魏也而猶有古作者之遺意焉世日遠而

情曰漓詩亦日以趨下則斷自漢魏而後謂之古作者可也夫斷自漢魏而可謂之古作者則晉宋及唐苟有得夫漢魏之情者焉謂之漢魏亦可也而世之作者乃欲卽其無節之情以爲之詩至併與其情而遺之而曰詩固如是然而漢魏晉唐之作者不爾也吾固觀夫季迪之詩而不敢以爲季迪之詩且以爲漢魏晉唐作者之詩也季迪名啓季迪其字也其先渤海今爲蘇州人生元末不仕國朝以儒士與修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已而擢爲戶部侍郎辭不拜有旨賜歸其鄉云

王彝序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氣爲之橐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竅爲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湖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於兩間而靈於物者厖然氣至渾然天成發宣鴻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有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於詩包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正達於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並

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特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渤海高君季迪疎爽雋邁警敏絕人無書不讀而尤邃於羣史與余友二十余年余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迪之爲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隱起諸公間及遊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滌日新月異薦紳諸老咸自以爲不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之辭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遺之後來尙奚以多爲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耽悅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爲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列拂拭塵埃几案間冥默靚思神興趣融

景與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殆難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
酣氣豪放歌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百
言落筆弗能休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閣變
化而不拘拘乎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
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欲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
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俊逸如泰華秋隼之孤騫崑
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其心焉爾季迪之
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凡爲詩幾二千首皆當世
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予蓋
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刪改彙粹爲一總名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
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九百餘篇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
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別自爲集季迪不以
余不肖屬余序之庸敢序諸篇端

一作末

以俟季迪家姑蘇嘗應召修

元史教西學弟子員入翰林爲編修擢戶部侍郎賜歸鄉里云洪武

三年十二月旣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舊板缶鳴
集作後序

先姑夫槎軒高先生平生著述甚富其詩則有鳳臺吹臺江館青邱
缶鳴南樓姑蘇勝壬等集文則有鳬藻集詞則有扣舷集也幾二千
餘篇天資穎悟志行卓越當元季挈家累侍吾先祖仲達父隱居吳
淞江上閉戶讀書混跡於耕夫釣叟之間而與吾父思敬諸父思齊
思義思恭思忠日相親好酣暢歌詠以適其趣所賦者江館青邱等
集皆在是也獨鳳臺一集入我聖朝洪武初爲史官時作也後選諸
集中詩九百餘篇總而名之曰缶鳴時多好事者欲爲板行先姑夫
恐其致聲益隆乃止之立記髫年進侍几席辱顧愛之見其氣貌充
碩衣冠偉然言論誦讀音韻如鐘靜處一室圖書左右日事乎著作
餘不暇顧也時與嘉陵楊基孟載潯陽張羽來儀郊郡徐賁幼文名
重當世人稱爲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也於乎先姑夫迨今歿且二